

【民俗学人类学】

# 从人类学材料探讨 乌孙与哈萨克族的关系

刘 宁

(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乌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 它与哈萨克族的族源有密切的联系。本文根据目前对乌孙与哈萨克之间关系研究的情况, 结合新疆地区的考古人类学材料, 以及对现代哈萨克族体质特征调查等材料, 探讨乌孙与哈萨克族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乌孙; 哈萨克; 人种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7725( 2008) 04- 0097- 06

哈萨克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 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地区, 极少数分布于甘肃、青海等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哈萨克族人口数为1250458人。哈萨克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15世纪初。哈萨克族有其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 哈萨克语属于阿尔泰语系, 突厥语族, 西匈语支, 哈萨克老文字属于阿拉伯字母体系的拼音文字。据统计, 哈萨克族约有200多部长诗, 代表作如《英雄塔尔根》、《阿勒帕米斯》等。史诗有《萨里海与萨曼》、《阿尔卡勒克英雄》等。

哈萨克的族源问题, 一直受到中外史学界的重视。哈萨克族的先民很早就生息在新疆北部及中亚草原, 与中国古代曾经统治过今伊犁河谷及伊塞克湖四周地带的古代民族

乌孙( 公元前2世纪—公元2世纪)、突厥( 公元6世纪中叶)、葛逻禄、回鹘( 公元10世纪—公元12世纪)、哈刺契丹( 公元12世纪)、克烈、乃蛮、钦察( 公元12世纪末—公元13世纪) 等有渊源关系, 在现代哈萨克族中间仍有一些部落保留着上述古代的名称。特别是新疆古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乌孙人, 在哈萨克的族源问题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根据目前对乌孙与哈萨克之间关系研究的情况, 结合新疆地区的考古人类学材料, 以及对现代哈萨克族体质特征调查等材料, 探讨乌孙与哈萨克之间的关系。

乌孙, 作为汉代西域大国, 其名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 “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

[收稿日期] 2008- 05- 15

[作者简介] 刘宁( 1968- ), 女, 辽宁沈阳人, 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博士生, 主要从事文物考古研究。

文化学刊

二〇〇八年第四期

总第十二期

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不肯朝会焉。”乌孙最早活动的地方，《汉书·西域传》载：“乌孙本与大月氏在敦煌间。”《汉书·张骞传》载：“乌孙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

西汉初年，本在祁连敦煌间的乌孙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附近，并以伊塞克湖为中心，建立起强大的乌孙王国，都城在赤谷城。乌孙与汉王朝关系密切，曾多次与汉室联姻，并参与汉军击破匈奴的军事行动。公元5世纪初，乌孙因柔然入侵，西迁葱岭，后为柔然所灭。

关于乌孙与哈萨克之间的关系及哈萨克的族源，已有许多学者根据文献记载、族称、系谱、语言等从不同的角度做过研究，主要观点有：

乌孙灭国后，其族南迁帕米尔高原，因此，哈萨克族中的主要部落乌孙，不是2000多年前立国于西域的乌孙，而是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游牧于蒙古高原的兀孙，该部多数人后随木赤和拔都迁居金帐汗国；哈萨克族的族源也不是2000多年前的乌孙，而是汉朝的奄蔡、南北朝的曷戛及他们的后裔——唐朝的可萨突厥。<sup>[1]</sup>

公元前2世纪的古代乌孙人是现代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之一，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如认为乌孙人自公元前2世纪起，便繁衍生息在伊犁河谷和七河流域。它融合原先居住在该地区的塞种人和月氏人，成为哈萨克民族的先世。<sup>[1]</sup>与此相似的观点也认为哈萨克族族源主要一支应该是游牧于伊犁河谷和七河流域、融合了原先居住在该地区的塞种人和月氏人、在公元前2世纪兴起的乌孙人。而且乌孙人系塞人的后裔，他们迁移到敦煌、祁连山一带居住一两个世纪以后，又返回故地时，仍然保留了原来的风俗习惯。<sup>[3]</sup>

乌孙与哈萨克族的族源有着直接和紧密的渊源关系。乌孙与塞人、匈奴和大月氏在代代相传的哈萨克族谱系中占有重要而突出的地位，它不仅是哈萨克大帐的核心部落，而且也与哈萨克族中帐及小帐中的一些部落有着亲源关系。<sup>[4]</sup>

还有学者认为乌孙、康居、塞人、月氏、大宛、汉人、匈奴是哈萨克族的早期族源。公元后，哈萨克族又增加了突厥、回鹘、黠戛斯、契丹、蒙古、俄罗斯等民族成分，于15世纪基本稳定下来，并且在人种方面也不断发生变化。哈萨克族族源虽然来自多种民族，但主要的是乌孙、康居、突厥、蒙古。<sup>[5]</sup>

总之，我们采用史学界多数人的观点，认为公元前2世纪，西汉时西迁的乌孙是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哈萨克的族名虽始自15世纪，但它的形成却是历史上许多部落、部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融合而成。

## 二

关于乌孙的人种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以文献材料分析的观点主要有：一是认为乌孙人属欧罗巴人种，以日本学者羽田亨及中国学者余太山等为代表<sup>[6]</sup>，《汉书》所见的乌孙虽然不能同西史所见的Asii (Issedones) 等同起来，但这两者却很可能同出一源；《汉书》的“乌孙”一名与Asii应是同名异译，包括Asii等四种的塞人应是印欧人种，操印欧语，乌孙既与Asii同源，则也应该是印欧人种<sup>[7]</sup>。二认为乌孙人发祥于河西走廊，属蒙古人种。<sup>[8]</sup>至于颜师古所说乌孙人的容貌，<sup>[9]</sup>已是公元7世纪初的乌孙人，那时乌孙早已迁居伊犁河、伊塞克湖一带。西迁的乌孙人中有和雅利安人通婚的，其后代便具有印欧人种特征，又有蒙古人种特征，这部分人便是颜师古说的那样。纯粹的乌孙人保留的是蒙古人种的特征<sup>[10]</sup>。

从考古发现的与乌孙有关的人类学材料分析,乌孙的主要种系成分应属于欧罗巴人种的古欧洲人类型和中亚两河类型,但不同程度地含有蒙古人种特征<sup>[11]</sup>。

近一个世纪以来,主要在哈萨克斯坦和我国新疆伊犁地区陆续发现了许多与乌孙有关的人类学资料。前苏联人类学家发表的乌孙人类学材料主要有:伊塞克湖附近发现的乌孙人骨,是属于公元2世纪至4世纪赤谷城的居民,通过比较研究,捷别茨认为这些头骨无论中颅型还是短颅型都表现出“不特别强烈的欧洲人种特征”。塔什干附近发现的材料,认为有3具头骨是公元初期乌孙的头骨,它们都属于欧洲人种类型,存在轻度蒙古人种特征的混合。此外,还有天山—阿莱地区的人类学材料、哈萨克斯坦乌孙时期人骨、中亚七河地区乌孙人类学资料等,也都是以欧洲人种为主,混有蒙古人种的成分<sup>[12]</sup>。

在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中,能够确认为乌孙人种的颅骨资料是20世纪60年代初从新疆境内伊犁河流域靠近中哈边界中国一侧的昭苏夏台、波马等地的古代土墩墓中采集到的。从随葬器物、墓葬形制、碳14年代测定和墓地所在地理位置等方面分析,这些墓葬被判定为公元前后几个世纪占据该地区的塞人、乌孙人的遗存<sup>[13]</sup>。

在供研究的13具成年头骨(男7,女6)中,大多数出自乌孙墓,只有2具可能出自塞人墓。就总的形态特征来说,这2具塞人头骨(有1具不完整)与其他乌孙头骨没有明显的差别。这可以表明,该地区的塞人和乌孙在体质上是相近的。据测量观察,这些头骨除1具是中颅型外,其余都是短颅型。有11具(约占85%)头骨可归入欧洲人种支系。以男性组为代表,除短颅型外,多数头骨比较粗大,额倾斜中等,眉间突度强烈,眉弓粗壮,鼻根深陷,有较高和中等宽的面,面部在水平方向突

出中等到大的居多。鼻骨强烈突出,鼻棘大于中等,梨状孔下缘以锐利的人型较多,中—阔鼻型。女性头骨的性别异形明显,其中,属于欧洲人种头骨的主要形态与男性相似,但齿槽突颌和面部扁平度比男性大。有2具女性头骨似有更多蒙古人种特征的混合,蒙古人种特征比较明显,可能是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的混合型,其中一个似与南西伯利亚类型接近。总之,从体质特征上看,昭苏土墩墓头骨的主要种系成分是以短颅型为特征的欧罗巴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这种中亚两河类型分布范围,有一部分在北疆的伊犁河流域,被认为可能是乌孙人,还有一部分是塞种人的遗存,少数个体属于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之间的过渡类型,即含有两大人种血统的混杂类型<sup>[14]</sup>。

从上述这些中外人类学资料看,乌孙是体质上比较一致的种族人类集团。可以认为大概在公元前几个世纪或更早的时段里,一类短颅型的欧洲人种中亚两河类型出现在伊犁河上游甚至更东部的天山地区,该类型通常被认为是古代乌孙人的主体种系类型,年代集中在从战国到汉晋时期。

新源县鱼塘组的人类学资料出土于新疆新源县71团鱼塘古墓,其时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两汉(乌孙)时期,该组颅骨具有较为明显的蒙古人种的特征<sup>[15]</sup>。

石河子南山组颅骨出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南山石场附近的石堆墓中,这批墓葬的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至西汉时期。研究者指出,该颅骨组男性颅骨的颅面特征与欧洲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最接近,其中98SSM 6出土的头骨有少量蒙古人种因素的混入。推测石河子南山组头骨与乌孙人、车师人有较密切的关系<sup>[16]</sup>。西汉初期,乌孙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一带,建立了强大的乌孙国。西汉中期以前,车师人居住

在吐鲁番盆地及周围地区, 石河子基地的地理位置约处于乌孙人与车师人活动的交汇地带。

根据文献及新疆考古发现, 被认为是古代车师人的阿拉沟组以及苏贝希组古代居民中也都存在有中亚两河类型的居民, 与车师人联系密切; 古代车师人很可能是一个来自多种族源的混合体, 蒙古人种在这个混合体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 到了高昌回鹘时期, 蒙古人种已经成为了该民族的主体<sup>[17]</sup>。可见, 从人类学的材料分析, 古代乌孙人属于欧罗巴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 其种族构成中应有蒙古人种的因素存在。

在世界人种分类中, 具有欧罗巴大人种与蒙古大人种混血特征的“中间类型小人种”有2个: 乌拉尔人种和南西伯利亚人种。从体质特征上来看, 前者以白种人的成分居多, 后者则以黄种人的性状占优势。现代南西伯利亚人种居民的群体主要分布在中亚地区。在现有的中亚人类学材料中, 只有像乌孙这样的类型才能较为合理地解释南西伯利亚类型的开始, 因为在乌孙头骨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民族融合的深入, 蒙古人种成分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 已呈现出同南西伯利亚类型接近的特征。乌孙的人类学特征是形成南西伯利亚人种类型的重要因素<sup>[18]</sup>。南西伯利亚人种是黄白两种人的过渡类型, 古代的月氏人、乌孙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都对南西伯利亚人种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其典型代表是今天的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sup>[19]</sup>。

### 三

对现代哈萨克族体质特征的调查主要有两次:

一是1985年8月以随机抽样法在新疆哈萨克族聚居的塔城地区所属托里县选择年龄在20岁至57岁城镇居民(其三代以上均为哈

萨克族)为调查对象, 进行了一次较系统的体质特征调查。调查总人数258人, 其中男152人, 女106人。观察29项, 测量86项(大部分为间接测量), 由测量项目得出指数23项。

调查所用的观察和测量方法以吴汝康等编著的《人体测量方法》(1984)为准。测量人员经过训练并固定专人。调查结果表明, 哈萨克族有其本民族的特征。如头圆、高且阔, 眼开度中等, 鼻宽大于两眼内角宽, 鼻根较高, 依鼻指数分类男性以狭鼻型, 女性以中鼻型为多, 蒙古褶出现率半数以上, 多呈微显型, 指距长, 体型中等<sup>[20]</sup>。

二是对新疆伊犁地区哈萨克族551人(男262, 女289)的头面部特征进行了活体观察分析。被观察者的年龄从17岁至50岁不等, 他们的父母都是哈萨克族。内容包括眼、耳、口、鼻、面部以及头发、眉毛等30项指标。分析结果表明, 哈萨克族的容貌特征主要是: 发直黑, 眼褐色, 眉毛中等, 大多数人具有蒙古褶, 面形卵圆或椭圆; 大多数有达尔文结节, 耳垂为圆形和方形, 大多数人的盯眈属于干型, 鼻根中等, 大多为直型鼻和凹型鼻<sup>[21]</sup>。

哈萨克族的眼裂方向多为水平型, 眼裂开度较大, 多半为中等以上程度, 蒙古褶的出现率大约在半数以上, 但多为微显型。鼻型偏狭, 鼻根较高。面部颇为宽阔, 面型多为阔面型和中面型。面部扁平度和颧骨突出度均属中等。头型很短, 并且高而阔, 身材比较高大。南西伯利亚类型人种一般具有中等深度的色素, 中等硬度的直发和比较发达的胡须。鼻根较高, 鼻突出度较大。眼部具有十分发育的内眦皱褶。面部既高且宽, 并相当扁平。头骨多属于短颅类型。尽管在哈萨克族的某些个别体质特征上蒙古人种的性状显得有些弱化, 但其基本的种系成分中蒙古人种的因素仍占有主要地位, 在人种分类上比较接近南西伯利亚人种<sup>[22]</sup>。阔面、颧骨突出、面部扁平度较



大等特征,应该是在哈萨克种族形成过程中,受不断融入的古代匈奴人、蒙古人和契丹人等蒙古人种中的北亚类型因素影响所产生的。

#### 四

乌孙的起源及分布问题,是解决乌孙人种问题的关键。史学界在关于乌孙原居地这个问题上一直未有一致看法,源于对文献记载的不同解释,关键在于对《汉书·张骞传》中“乌孙本与大月氏俱在敦煌、祁连间”中的“祁连”看法不一致。代表性的看法认为,祁连山指汉代敦煌郡的“祁连山”(今甘肃酒泉祁连山),乌孙起源于河西走廊,于公元前2世纪西迁<sup>[23]</sup>;不同的看法认为,月氏乌孙所居的“祁连、敦煌间”,并不是指今天的祁连山,而是在今天新疆境内。如有学者主张,张骞所谓“祁连、敦煌间”应指天山、祁连山以北广大平原,东起河套,西达准噶尔平原<sup>[24]</sup>。《汉书·张骞传》中讲的“祁连山”应在今天哈密附近,即巴里坤山。乌孙的原居地两汉时在敦煌、祁连山一带,哈密、吉木萨尔地区则是他们主要居牧地<sup>[25]</sup>。

林梅村认为,唐代颜师古《汉书·霍去病》注“祁连山即天山,匈奴呼‘天’为祁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汉书·匈奴传》明确记载匈奴谓天为“撑犁”。敦煌是月氏人的故乡,“祁连山”这个词应在吐火罗语中寻找其源。吐火罗人称“天山”为“祁罗漫山”、“初罗漫山”或“折罗漫山”等,这些译名肯定来自吐火罗语A的kilyom,在吐火罗语B中同一词写作kilyoma。该词在吐火罗语佛经译本中往往用来对译梵语的arya(神圣的、高贵的)。“祁连”一词似应译自吐火罗语阳性形容词体格单数klamt和kilyoma的早期形式‘kilyom(o)’,意为“圣天”。“祁连”仅是该吐火罗语词的汉代译名,不见于先秦文献。祁

连山在先秦时代称为“昆山”。昆山即昆仑山,在先秦文献中视为产玉之地。那么,昆仑应是吐火罗语‘kilyom(o)’一词最早的汉语译名<sup>[26]</sup>。

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来看,河西走廊、甘青地区是我国田野考古工作开展时间较长,研究工作较为深入的地区。在甘青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很多,有学者认为火烧沟、沙井等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可能就是乌孙、月氏的遗存<sup>[27]</sup>,但这些都是黄种人类型的文化遗存。根据以往河西走廊地区出土的古人种学资料,至今还没有发现先秦两汉时期的白种人的考古遗存。如果将《汉书》记载的“祁连”确定为汉代敦煌郡的“祁连山”,那么有关早期乌孙为白种人群体的推论就得不到考古学与人类学资料的支持。而如果我们推测早期乌孙属蒙古人种类型的黄种人,“只是在他们西迁到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后才与当地居民融合,或在他们通过新疆境内向西运动的过程中,改变成了欧洲人种因素占优势的种族类型,但从一个大人种类型变成另一个迥然相异的相对稳定的遗传类型,这几乎是没有什么时间来完成的。而且这种推测与中亚乌孙的体质类型是从该地区原始欧洲人种基础上形成的人类学资料不相符合”<sup>[28]</sup>。因此,从人种学角度来看,黄种人的乌孙西迁后变成了白种人,很难有合理的解释。此外,根据前苏联有关乌孙的考古学材料,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中亚,早期游牧民族留下了大量的土冢墓(Kwgan,库尔干)。遗留这种土冢墓群的早期游牧民族中有塞人、萨尔马特人、斯基泰人、马萨格特人、月氏、乌孙等等。这些民族有的彼此有亲缘关系,有的极可能是古代不同地区的历史学家给予同一系属的部落的不同称谓,例如,汉籍、波斯铭文中的“塞”十有八九就是希腊古代作家记载的“斯基泰”,月氏与马萨格特,乌孙与伊

塞特也极可能是不同地区记载同一系属的部落集团的不同称谓<sup>[29]</sup>。

因此,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认为《汉书》中的“祁连山”应指的是新疆境内的山脉,而不是汉代敦煌郡的祁连山。只有是指天山,或是昆仑山,才能对考古及人类学的材料作出合理的解释,否则,古文献的记载与考古及人类学研究结论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

总之,结合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我们有理由认为,早期乌孙人属于欧罗巴人种,原本居住在“祁连敦煌间”,也就是河西走廊敦煌以西至新疆天山以东,哈密周围的广大地区。此后于公元前2世纪西迁,占有以伊犁河流域南岸和伊塞克湖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与当地的塞人、月氏融合。随着新疆塔里木盆地周围各民族及各种族之间的迁移与融合,乌孙、塞人、月氏的种族融合体中,不断融入不同的部族,特别是蒙古人种的成分,形成了黄白两大人种的过渡类型——南西伯利亚人种,也就是现在的哈萨克族。

#### 参考文献

- [1]钱伯泉.哈萨克族族源新探[J].民族研究,2001,(5).
- [2]续西发.哈萨克族的族称、族源和系谱[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5,(1).
- [3]付欣.哈萨克族先民及其风俗信仰再探析[J].安徽文学,2007,(11).
- [4]贾合甫·米尔扎汗.乌孙与哈萨克族的源流关系[J].西域研究,2006,(2).
- [5]洪涛.也谈哈萨克族族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2(3).
- [6]羽田亨.西域文化史[M].耿世民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
- [7][24]余太山.乌孙考[J].西北史地,1988,(1).
- [8]尼合买德·蒙加尼.哈萨克族简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 [9]班固.汉书·西域传[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3.
- [10]洪涛.关于乌孙研究的几个问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2).
- [11][14][28]韩康信,潘其凤.新疆昭苏土墩墓古人类学材料的研究[J].考古学报,1987,(4).
- [12]韩康信.塞、乌孙、匈奴、突厥之种族人类学特征[A].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 [13]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十五周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174-175.
- [15]邵兴周,等.新源县鱼塘古墓三具改形女颅的研究[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1991,(2).
- [16]陈靓.新疆石河子南山石堆墓人骨的种系研究[J].考古与文物,2002,(1).
- [17]张全超,崔银秋.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的人种地理变迁[J].社会科学战线,200,(6).
- [18]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 [19][22]朱泓.体质人类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44,356.
- [20]崔静,邵兴周.新疆哈萨克族体质特征调查[J].人类学学报,1991,10(4).
- [21]艾琼华,等.哈萨克族的容貌特征观察[J].解剖学杂志,1994,17(2).
- [23]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 [25]任冰心.乌孙居住地探析[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1,(3).
- [26]林梅村.祁连与昆仑[J].敦煌研究,1994,(4).
- [27]张光直.考古学上所见汉代以前的西北[A].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2本)[C].1970.
- [29]黄振华,张广达.苏联的乌孙考古情况简述[A].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董丽娟】